

陆路公派去英国威尔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已快两年了。他到英国一年后就开始办理申请我出国陪读的手续。如今我总算领到了签证,这本来是一件高兴事,但一想到要离开可爱的女儿到异国他乡去,心里就感到非常难受。女儿四岁多了,自从陆路出国后,和我相依为命,我白天送她上幼儿园,晚上给她讲故事,教她背唐诗、学算术。女儿虽然有淘气的时候,但她却给我带来了不少欢乐和幸福。

“我会想妈妈的。”女儿说道。我每次跟她提起要去英国的事她都要哭。

“妈妈也会想亮亮的。”

“那你为什么要去英国?”

“因为你爸爸在那。”

“爸爸不好,爸爸不喜欢我。”

“不,你爸爸很喜欢你的。”我搂着女儿也哭了起来。

记得在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面谈时,领事馆的小姐问我为什么不申请女儿一同前往英国,并问了谁来抚养孩子之类的问题,仿佛我是在遗弃孩子似的。难道我能告诉她我工作的大学要我签了“子女不能随同出国”的合同吗?

离开孩子的前一天晚上,父母做了丰盛的晚饭为我饯行。我本想那天晚上就把女儿留在父母家,可孩子怎么也不依,我只好让她回家和我睡,让母亲第二天一早就来陪她,这时她已经知道睡醒觉就见不到妈妈了。我问孩子有什么话要对爸爸说,她

说“快点回来,三个人吃饭。”我含着眼泪回答“一定一定!”

经过二十来个小时的飞行和停顿，我所乘坐的从香港飞往伦敦的海湾航空公司的飞机，顺利地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我在机场的候客厅见到了等候已久的丈夫陆路。

分别近两年了,久别胜新婚,小俩口都特别高兴,自然有说不完的话。但一谈起孩子，我不禁又泪如雨下，孩子在外公家肯定又哭着找妈妈了。

陆路带我到伦敦的中国使馆教育处的招待所暂住下来。他准备陪我在伦敦玩几天，因为他所就读的威尔士大学在加的夫市，离伦敦虽然不远，但他说以后我们来伦敦玩的机会不会太多。

第二天早餐后，陆路就和我出门游览伦敦城了。

“我房间住的那几个男士说你一定很贤惠。”陆路一出了招待所的门就对我说。

“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又不认识我。”

“他们昨晚在食堂吃饭时见过你，他们说你看上去不会发脾气。”

“可我没跟他们说过一句话啊!”

“麻烦了,像你这样温柔,在国外要吃亏的。”

“那我怎么办?”

“别急,慢慢来。”

陆路带我游览了海德公园、蜡像馆、维多利亚广场，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的名胜古迹。伦敦确实很美、很干净，公园里牵着狗的人不少，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陌生，而我却要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开始我新的人生，我真的会吃亏吗？



加的夫市是英国威尔士东南部的港口城市，也是威尔士首府。它是一座美丽而又古老的旅游城市。七月的广州骄阳似火、气候炎热；而这里却气候宜人，凉得几乎连穿短袖衬衫出门的机会都没有。城市倒是挺幽静的，尤其是那片大而整齐的绿草坪，有两条林阴遮覆的深深小道。陆路说，每逢春天，小道两旁的树儿，开出粉红色的美丽花朵，构成一幅童话般的绚丽景色，非常迷人。草坪的另一端，是网球场和幼儿活动场所。每逢阳光明媚的时候，就有不少玩耍的孩子和打球的健儿。草坪的对面,过了马路,是一栋四层楼的楼房,陆路和我的‘家’就在这栋楼的三楼。

我们的住处是一套四室一厅的大单元。房东老太太是一位波兰人，她住两间卧房，其中一间是留给她在曼城做事的儿子来探望她时用的。另外两间卧房作为客房出租，其中小客房住着一位黑龙江来的朝鲜族男学生小朴，陆路和我住大客房。厨房、浴室和客厅大家共用。房子里的家具很旧，看样子长年没有装修了，屋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管道热水，洗澡只能自己烧水。虽然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大城市广州仍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英国却成了无法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我们房间的地毯还是在大街上捡的，我觉得比老太太客厅的地毯还要好。据说有些大陆留学生有时在规定收垃圾的夜晚捡家具，陆路一位朋友的一套七成新的沙发就是在大街上捡的。陆路在我来之前住在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条件还不错，他十分怀念在那里生活学

习的时光。但因为学生宿舍不让家属住,而且为了省钱,才搬到这儿。这间房子尽管条件很差,但离学校很近,穿过草坪再走两三分钟就到了陆路所在系的办公室,而且离市中心不远,买东西方便。正是这个原因才使陆路搬进这里的。听说，很多大陆留学生排着队等着住老太太这两间租金便宜的客房呢。

为了让我尽快熟悉环境，陆路带我逛加的夫市。他首先带我去光顾了一家香港人开的瓜菜店，因为店主是一位五十开外的老头,故大陆人都称他的店为‘老头店”。加的夫的大陆人都知道‘老头店’的菜便宜,有些人尽管住得很远,却不惜劳苦来“老头店’买菜。

陆路还带我逛了不少超级市场,走了不少地方,惟独没有去市中心的女皇大街(Queen Street),我感到纳闷,几次都到了这条街的边上了，却不过去走走。陆路说那条街是全加的夫最繁华的街，相当于广州的北京路，那儿的东西我们买不起。的确，小俩口要靠丈夫每月有限的生活费生活，哪有钱光顾那些漂亮的时装。我每次把超级市场的商品价格折成人民币，就买不下手了，太贵了。

陆路陪了我几天，就又像往日一样每天到系里忙学业。剩下我自己在家,闷得很,我特别想亮亮、想家。我每天只去‘老头店’和一个叫 LO-COST 的超级市场，因为我手里的钱只够买肉菜。

按英国的法律规定，每一个来英国准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国人都应到警察局登记，注册费要几十镑钱。有的大陆人为了省钱,一直拖着不去办理注册手续。我向来胆小,不愿做违法的事,来英国刚一周就去办了注册手续,花了三十六镑钱,令我心痛不已。晚饭我做菜做得很少，陆路吃晚饭时见菜很少，便说：

“我一个人住时,总想着你来了,我就有好菜吃,做梦都想

着吃你做的菜，怎么你来英国后做的菜这样的呀？”

“你要多少钱标准啊？我没有挣到钱，哪敢花钱啊？要不，你找个工作给我吧。”

“以后再说吧。你也不一定干得了。”

“总不能老在家呆着,要么找个英语班读读也行。”

“现在是暑假，语言学校要八月份才招生。你急也没有用。”

陆路今晚要请他的朋友刘女士夫妇来吃晚饭，我下午就开始忙开了。刘女士和陆路是乘同一架飞机来英国的。她出国前和她先生同在国内一所大学任教。在英国，一般大陆来探亲的都是妻子来探丈夫,而刘女士的丈夫却来探妻子,曾有人为此取笑他,他也为这感到面子上过不去。实际上,他曾比刘女士先有一个赴美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并已通过了 TOEFL 考试,但却因种种原因夭折了。刚来英国时,妻子叫他找点工打打,他感到非常难为情,堂堂一个大学讲师,要去餐馆洗碗,像什么话 而如果不去打工,男子汉要靠妻子养活,还有面子没有 无奈,他只好周末悄悄在一家餐馆洗碗。

七时许,这对夫妇来了。刘女士是一位中等身材的女性,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披着绿色的风衣。人们对女博士的印象大多数是长相一般的才女，而刘女士却是我所见过的女博士生中最漂亮的一个。这对夫妇为了事业，都三十好几了，还没要小孩。

客人们对我做的几道菜很赞赏，大家都吃得很开心。谈到打工的问题时,刘女士的先生说:“我已经想通了,连罗燕这样的名演员在美国都打工,我们打打工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对啊,”刘女士接着说:“能够自食其力,不用光靠我的生活费,你心里也好受些,同时生活也有所改善。”

我对打工倒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眼下我正愁着找不到工

作，我盼着早日能有机会打工挣钱。不久，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一位从哈尔滨来的博士生带着他刚来英国的妻子来我家。他们刚从一间小饭店问工回来，那家饭店需要一个既懂英语又能说广东话的人做楼面，他太太因既不懂英语又不会说广东话而无法胜任此工作，便来问我是否愿意去试试。

我和陆路下午五点钟去这家餐馆见工。在等候老板时，我仔细打量了这家小饭店，只有十张桌子，暗红色的地毯，粉红色的台布，左边的墙壁上是一幅万里长城的油画，右边则是梅花国画,餐厅很干净,很舒适。

老板从厨房走了出来，他是一位只有二十七八岁的精明小伙子。他问我问题时，都是陆路替我回答，我一直没出声，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扑通直跳，我从未做过餐馆活计，英语又说得一塌糊涂，我能做楼面吗？小老板倒是个爽快人，他叫我周五、周六晚来试试做楼面，届时穿白衬衣、黑裙和黑鞋。我听了后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总算有机会挣钱养活自己了，担心的是我对餐馆服务工作一窍不通，英语又不好。陆路对餐馆工作也一无所知，无法教我餐馆英语。而且目前在加的夫餐馆干活的大陆人几乎都是洗碗的，无法向我提供有关常识。

周五这天下午,风和日丽,陆路送我到小饭店门口,一再嘱咐我不要太紧张，但我仍然带着紧张的心情踏进小饭店的门槛。小老板叫我先吸尘，我把地吸干净了，一位小姐才来上班。她叫琳达，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东方年轻女性。她生长在英国，从未去过她的家乡香港，对大陆更是一无所知，但她对大陆人非常歧视。她根本没告诉我应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就叫我接单、配饮料。我不知如何下手，不断地被琳达骂来骂去。见我什么都不会干，小老板两口子对我很不高兴。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混了两晚。收工了，小老板把两晚的工

钱给了我，我谢过了他，正要转身时他又叫住了我：

“阿玲,我有话跟你说。”

“说吧。”我的心立刻提了起来，小老板可能要炒我的鱿鱼了。

“我想要你下周起做厨房工,洗碗。因为你不会做楼面,琳达不高兴。”

“好吧。’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我借上厕所的机会，数了数工钱——四十镑。我激动极了，我已经把去警察局注册的费用挣了回来，这是我来英国后第一次挣到的钱，可一想到我要被打进厨房，不免又沮丧起来。

小老板开车送员工回家的路上,琳达对我非常友好,显然她对我被打进厨房，不用和她争饭碗感到非常高兴。

我拖着异常疲倦的身子回家，陆路还没睡，他一直在等我。我把工钱交给丈夫，并说了要做洗碗工的事。

“洗碗就洗碗吧,干不了就不干了。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加的夫有几个大陆人干楼面的。”陆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似乎不理解我此时的感受就像是被炒了鱿鱼一样难受。

第二周的星期五,在小饭店的厨房里,小老板叫我切洋葱和青椒，洋葱辣得我泪水直流。琳达进厨房取东西，不知是真心还是假意地为我开了窗。

加的夫的夏天气候宜人,白天特长,要晚上九点多钟才开始天黑。今年的游客很多，加上此时又是加的夫国际艺术节的高峰期，所以餐馆的生意特别好。我是新手，对工作不熟悉，免不了理会不了小老板的意思而怠慢了客人，小老板因此而老发脾气。我好委屈，真想哭，不过那种感受比挨琳达骂要好受些，因为我是给小老板打工，不是给琳达打工。可是琳达似乎总跟我过不去，本来我已经是在厨房干活，不应受她的使唤，可她总挑

我的不是，一会说我碗洗得不干净，一会又说我不把盆里的脏碗拿走。我忙得晕头转向，切菜时不慎切到手，鲜血直流。为了不让小老板他们看到，我用菜叶盖住伤口，但血还是渗了出来。这时琳达又大声骂了：

“阿玲，你是干什么的？这么多碗还不洗。”

我默默地戴起手套洗碗，血流在手套里了，渐渐止住了。好不容易才熬过了生意的高峰期。

“很累吧？”小老板娘跟我拉家常。

“嗯。”我点点头，答道。

“其实在英国做工比在大陆做还辛苦。”小老板娘是从大陆嫁给小老板的。

“……”

“我刚来时，很闷、也很想家。我常想起和我一起干活的姐妹们。我们一起插秧，一起割禾，一起唱歌，多快活。就是钱少。”她接着说。

“你现在不想家吗？”我问她。

“怎么不想？在这里每天都是做工、睡觉，好闷的。可是家里人总以为你发了大财。”

不少没出过国的中国人认为国外就是天堂，出国就会发财。出了国的人才知道在外国生活简直就是“洋插队”。他们有许多苦衷没法向国内的人解释，即使诉说了国内的人又能相信吗？

2

我已经获得了加的夫一家教育学院的交际英语培训中心的

录取通知书。我被分配到中级班，第一课是自己介绍自己的情况。我第一个介绍：

“我叫陈劲玲,来自中国广州,丈夫在威尔士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我现在是家庭妇女。”

我刚介绍完，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三十多岁的东方女性也跟着介绍自己，我觉得她挺面熟的，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她说：

“我也是家庭妇女,名叫杨梅,来自中国上海,丈夫在威尔士大学化工系读博士学位。”

杨梅的话音刚落，我就记起这位个子高高、身材比较丰满、说话带有上海口音的成熟女性，原来我在北京排队办赴英签证时见过她。她当时排在前面，她与领事小姐面谈完后就不停地向排在她后面的人讲她的面谈经验。其中她说的“英国人对广东人特大方，广东人办去英国的签证一般不会被卡下”给我印象很深，使我当时对能顺利通过面谈增加了信心。

杨梅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俩暂时都还没有正经的工作，我每周仍在那家小餐馆做两个晚上的洗碗工，杨梅则每晚在一家上海人开的餐馆做几个小时实习楼面活。

“你会广东话，找工作容易多了。”杨梅在放学的路上对我说。

“我看也不见得,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

“你要是胆子大到处问，就不愁找不到工作，因为你懂广东话。”

我向来脸皮薄，不好意思上店里问。别人都羡慕我懂广东话,都认为在英国找工懂广东话比懂英文还有用,我却体会不到懂广东话的优越性。我的丈夫又是书呆子一个，整天就想着早日拿下博士学位。哪像杨梅的先生,她还没来,就为她在他们上海老乡开的餐馆找到工作。尽管现在做实习楼面挣不到什么

钱,但老板说了，只要杨梅好好干就可录为全时工。杨梅正为能得到这份全时工而认真学着。

我和杨梅一起上‘老头店’买菜。老头店的旁边,还有几家印巴人开的瓜菜店。大陆人为了买到最便宜的瓜菜和水果，宁愿多花点时间几家菜店都走走，哪家的哪一样菜便宜就买哪一家的。

我在老头店刚买了大白菜、红萝卜和土豆,杨梅也从印巴店买了西红柿和苹果等。

“印巴店多收了我三十多便士。”杨梅心痛地对我说。

“他称菜时你没有看着?”

“看了,但是我不会看那机子。”

“左边是单价,右边是总数。上次我也给他骗过,他把单价 45p 的大白菜打成 55p。”

“你的大白菜多少钱一棵?说到大白菜,杨梅便问我。

“65p。”

“这么贵,那边才 45p。”

这回轮到我心痛了。大陆人在国外把钱看得很重，买东西、办事都尽可能省钱。为了省钱，宁可住条件很差的房子，宁可走路不坐车，甚至为了省下洗澡的费用，拖家带口地到离住处挺远的 Parker Place 的运动馆洗澡。这个洗澡房本来是大学为做完体育运动的学生提供的，却也成了不少大陆人的洗澡场所，看门的老头对此也习以为常不过问了。有好几个星期天，我和陆路也上那儿洗澡，因为不好意思专程去洗澡，就先租场地打完羽毛球才洗，洗完澡就上购物中心买肉菜。

几周以后,杨梅正式在那家上海人开的餐馆做全时工了,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很可观，令我羡慕极了。她不知听谁说有家新开的中国杂货店猪肉很便宜，便约我下了课一起去买。

杂货店里的蔬菜新鲜极了，这些在广州都是些最平常不过的蔬菜，在这里却成了稀有产品，只有中国店才有，而且价格很贵,我根本买不下手。在英国,一年四季都是吃芹菜、土豆、红萝卜和西红柿等，对广东人来说，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青菜，很想尝尝真正的绿叶菜又舍不得花钱，只好作罢。

杨梅买了菜干和辣椒酱，我买了榨菜和酱油，两人又各买了一大块猪肉和几磅排骨。买到了便宜的肉类，两人都很高兴，杨梅提出上女皇大街，我当然同意。来加的夫快四个月了，我还没上过女皇大街，虽然没钱进大商场感到有点难为情，生怕热情的店员来问："Can I halp you?（您需要买什么？"，但有杨梅做伴，心里觉得踏实一些。

杨梅在她喜欢的一件款式新颖的绿色连衣裙面前不愿移步,她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这样高档的时装,我们只能看,根本买不起。

逛了几家时装店，杨梅说她想买一块手表送给她先生，因前几天他的手表坏了。于是我们来到一家首饰店，我们对橱窗里摆着的各式各样的精美首饰赞不绝口。

"小何的丈夫买给她的项链就跟那条一样。"杨梅指着一条带着红色钻石的金项链说道。

"她丈夫是博士后，有钱，我们没法跟她比。还是去看手表吧。'我说道。

杨梅为先生买表，挑了半天，最后买了一块比较便宜的前苏联生产的表。

"你第一次做full-time(全时工)挣的钱,就给先生买手表，他一定很高兴。'我对杨梅说道。

"还不知道他要不要呢？"

杨梅的回答令我吃惊，原来她和先生的关系一直不太好。

她们婚后不久，先生就作为公派访问学者来了英国，女儿是在先生出国后才出生的。后来她先生转成了自费攻读博士学位，在国外几年了，他一直未回过国，对未见过面的女儿也谈不上感情。杨梅来英国后，跟先生经常吵架。上周杨梅在第一周做全时工的休息日里，为先生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谁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先生才回来，饭菜早就凉透了，杨梅气得和先生大吵起来。真是的，这对夫妻在别人看来是挺般配的一对，家庭生活却不尽如意。

杨梅还想买一条上班穿的黑裙子，却发现钱不够了。

“你可以去银行 key(取)钱。”我对她说道。

“你陪我去吧，我刚申请到银行自动取钱卡，还没用过取钱机。”

我也没用过取钱机，我只见过一次陆路用。不过有人做伴，杨梅的胆子壮了一些，她把卡插进机子里。

“糟了，好像被卡住了，我的卡会回来吗？”杨梅焦急地说道。

正说着,卡被退了回来,她没有取到钱。

“你可能把卡放反了。”我也紧张起来。

杨梅又试了一次,这次她成功了。她取了十镑钱,便和我一道去了一家旧货店。店员全是些做义务工的老太太，所挣的营业额全交给癌症研究机构做研究经费。在老太太的热情帮助下，杨梅买了一条称心如意的二手货裙子。

买了东西后，杨梅便乘车直接去餐馆上班。我因没有挣到钱，所以只好走路回家。我今天很高兴，总算逛了女皇大街了，虽然有点像是‘陈奂生”上城似的。

加的夫大学一年一度的电影协会又开始吸收新会员了。每个学生只要交十几镑钱会员费，就可以入会看很多场电影，我和

陆路都入了会。

头场电影是在下午放映,陆路和我都去了。在电影院,我见到了陆路的一位来自香港的同学，这位同学有个好听的英文名叫莱斯利。她刚完成硕士课程，准备继续读博士。听说她正和来自日本的同学相爱，这位日本仔完成硕士学业后，去了欧洲旅游。

“阿玲,你今晚不用做工吗?”莱斯利问我。

“要。我看完电影就去。你的日本仔怎么样了?”

“他现在在荷兰,过两天就回来。他不肯留下来,他说他参加了十一月份的毕业典礼后就回日本去。”

“他要是留在英国教日语,肯定可以挣到钱。”

“他不肯。他说他是学英语的,要回日本教英语,为他的国家服务。我说服不了他。”

停了一会，莱斯利又问我：

“你找到工作了吗?”

“没有。我还在那家小饭店做part-time(半份工)。”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那你去我们老人会做义工吧，我们每星斯四中午聚会。那里有些餐馆老板的父母,也许能帮你找到工。”

“好吧,我试试看。”

老人会是加的夫政府资助的华人福利机构，每星期四中午举行午餐会，参加活动的主要是退了休的华人老人。莱斯利刚申请到半份政府工,在这个老人会工作,收入还不错,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但学费还得家里人资助。她家属于香港的贫民,父母已年迈退休,她靠两个哥哥资助学费。莱斯利和日本仔的恋爱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莱斯利的父母就是在抗日战争后期为了躲日本军队的袭击而从广东逃难到香港的，他们岂能

容忍女儿嫁给日本人。而日本仔的家人看不起中国人，他们担心若儿子与莱斯利结婚，莱斯利会把她的父母接到日本去。

应莱斯利的邀请，我去了老人会。此时莱斯利正忙着她的工作，我和她打了招呼后，便帮忙摆椅子、端菜，不小心撞了一位胖胖的大婶，我们几乎同时说“ Sorry（对不起）”。老人们都很习惯说 Sorry、Thank you 之类的简单英语单词，我心想看来这些老人都西化了，他们肯法看不起大陆人，我感到有些不自在，根本就没敢提找工的事。过了一会，莱斯利把那位胖大婶介绍给我：

“ 阿玲,这位是肥婶,她先生是老人会的副会长。”

“ 你好,我们刚才见过。’我说道。

“ 对。以后得闲就来老人会啊,我们很欢迎你来的。”

“ 好的,不过我是大陆人。”

“ 没关系。我们不会看不起大陆人的。我以前也是大陆的,后来来到香港,二十多年前又从香港移居英国。”

尽管肥婶和许多老人对我都很热情，但我不好意思第一次来做义工就提找工的事。

3

加的夫的冬天真冷。一连下了几天大雪，路很滑很滑。这天，我顶风冒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好不容易才来到小饭店。一跨进门槛，就见一位身材修长、长得很瘦的三十多岁的中国女子正在吸尘，她给我的印象是像个修女，面带愁容。我感到纳闷：怎么琳达不来上班了？这时那位女子对我说：

“你是阿玲吗？我是来接替琳达的，她怀孕了，所以不干了。”

我两周前就觉察到琳达肚子大了，不过我没想到她真的怀孕了。在英国未婚生育并不少见，但琳达是中国人，她未婚怀孕，在中国人看来是丢人的。

这位新来的楼面是香港人，未婚。原先她在另一家餐馆干，因受不了同事们嘲笑她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婆而辞工，恰巧小老板需要人，她就来这里干了。她是一位基督教徒，教会是她精神寄托的地方。她和我才认识，就老要拉我上他们教会。几乎每次和她一起工作她都热情地叫我去教会，但我对去还是不去始终拿不定主意。于是，我把新楼面邀请我去教会的事告诉陆路。

“你就去看看吧。听说有的大陆人也去过教会，不是想去信教,而是想去找工作。”陆路劝我去。

一听说有可能找工作,我便来劲了,我决定去看看。那天正是新年除夕，我特地洗了头，洗了澡，穿了件粉红色的毛衣和黑色短裙。我去到教会时，大家已经开始高唱圣歌了，我悄悄地坐在后面，那位小饭店的新楼面朝我会意地笑了一笑。我不会唱圣歌，跟着音乐哼了几下。歌声一停，一位中年男士上台说，他很高兴今天又有一些新人来教会，并问大家信不信上帝，大部分人都举起了手。我没有举手，因为我不信上帝。

“这并不是很神圣的问题,上帝在欢迎你们,不相信也没关系。还有人信上帝吗？”中年男士又说开了。

又有一些人举起手,我还是没有举手,心里觉得特别慌,生怕有人强迫我举手。这时那人又说：

“不相信上帝的我们也同样欢迎。”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总算松了一口气。接着一位男

青年走上讲台,看样子他是学生,他在讲《圣经》:

“人一生下来是有罪的,为了洗罪,就进教堂,上帝会为你洗罪……”

我对他的演讲不感兴趣,但我现在不怕了,因为没有人再叫我举手信上帝了。我不信教,我不相信人一信教,就会变得善良,但我愿人人都善良,愿人与人之间平等和睦相处。

男青年演讲完毕,大家又一次祈祷,唱新年歌,然后吃新年蛋糕。许多人很热情地跟我聊天:

“你会广东话,很好沟通的,以后得闲(有空)多来教会呀。”

“好啊。’我嘴这么说,心里却想着我再也不来了。

大伙和我从英国的气候、生活习惯谈到香港和广州的美食、天气,大陆的计划生育等。在问到我的女儿时,他们对我女儿没能和我一道来英国表示不可理解。

“难道你不想孩子吗?”一位妇女问我。

“想。但她快要上小学了,我怕她来了影响她将来的学习。”

我不愿说出我所工作的大学不让我带孩子出来,否则又要听到他们指责我们国家了。其实这只是我的工作单位的事,与国家无关。我不愿在国外说中国的坏话,也不愿香港人小看大陆。

我很想借此机会问问他们能否介绍个工作给我,可每次他们问到我是否做工的时候,那位和我一起做工的新楼面就抢着告诉别人说我已有工作了,是做厨房洗碗的。她故意把“厨房”二字说得很重,我听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我没法再提找工的事,因为那楼面似乎对我找工作的事特别敏感和不客气,我不打算在此找工作了,但我下了决心一定要跳槽,做楼面。

教会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吃自助餐。因为是新年聚会,所以

晚餐很丰盛,有八个菜。教会会员交一镑钱付晚餐费,我是第一次去教会,所以不用付饭钱。吃饭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来教会的大多数是香港青年学生。虽然我没有找到工作，但总的来说，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星期天，而且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杨梅告诉我她明天要去医院做人流,上不了课,叫我帮她请假。她来英国前上了避孕环后，月事一直不正常，下身经常出血,所以她只好请医生把环取出来。谁知环刚取出不久,她就怀孕了。她不想再要孩子，只好做人流手术。

“行,我明天帮你请假。你先生陪你上医院了吗?”我问她。

“嗯。”她答道。

“他对你还不错嘛。”

“哪啊!我哪有你这么幸运,先生每周都陪你去看电影,还和你一道去看芭蕾舞。那天去检查后，一出医院我就跟他吵开了,他说明天要我自己上医院。”

其实我和陆路看的那场英国伯明翰芭蕾舞团的名演员演的著名芭蕾舞剧《睡美人》，是陆路的西班牙同学请我们去看的。杨梅曾多次要求她先生陪她去看电影,她先生坚决不肯,为此她和先生还吵了好几次架。最近杨梅和先生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她丈夫提出离婚,但杨梅为了女儿,不肯离婚。女儿五岁了,从未享受过父爱。杨梅想多挣点钱，好让女儿能过得好一点。

杨梅做了人流手术后，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她便去大学找了一份与她专业有关的义务工。大陆有的学生为了延续签证,就跟导师白干活,干了一段时间后,导师有可能帮他申请到钱读书或工作。杨梅也想试试走这条路子，她白天去大学上班，晚上在餐馆打工，这样她去语言学校上课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和她也不常见面了。

新年一过,雪停了。太阳出来了,今天天气真好。接连十多